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電話：八八六一四二轉

發行人	宋長
編輯	鄭新華
印刷	非
地址	中國文化學院
電話	八八六一四二轉

為顧及就業問題

教處將開應用文

欲選修者速辦理登記

【本報訊】學校當局為顧及畢業同學就業問題，將開「應用文」一科，以供同學選修。

研究部獎學金 即日可領

【本報訊】本校研究部及大學部五十八學年度第二期獎學金，業已核准發放，即日起可領。

恭祝 總統華誕

救國團辦郵展

【本報訊】為恭祝總統 蔣公華誕，暨慶祝救國團團慶，特由國立歷史博物館、郵政總局、中國青年服務社組成籌備委員會，配合建國史蹟郵票展覽，將在十月八日起至十月廿三日止，假臺北市南海路四十九號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國內青年集郵選品展覽，展覽品除國立歷史博物館及郵政總局藏品外，並歡迎各中等以上學校及

中秋的月亮 阿珠的珠算

【本報訊】遐邇本校的福利社台柱——阿珠小姐，腦筋轉得快，今年中秋節她真可又大撈一筆。

中秋未到月餅已先運來，樣式計有：白豆沙、綠豆沙、烏豆沙、鳳梨、廣東等六種，同時備有「正宗」麻豆文旦等。住校同學為了應節應景，少不得照顧她的生意。

以酬謝參展之熱忱。本校同學有意參加者可至課外指導組參看詳細辦法。

臺東師專 徵求講師

【本報訊】臺東師專來函表示，該校尚缺歷史及教育二科講師各一名。凡為本校研究所畢業，並能勝任該項工作者，請至課外指導組接洽。

體育教學聯席會

明假慈孝堂舉行

【本報訊】五十九年度體育學系暨體育組專、兼任教授教學研究聯席會，訂於明(十二)日上午十時在慈孝堂舉行。

烏圭一專一拉 女一欄一家

【本報訊】烏拉圭「每日新聞」專欄作家 Miss Silvia Thon 於本週一上午十時，由行政院新聞局專員會同茂川先生陪同訪問本校。

美月良宵 戲專演出國劇

【本報訊】本校(九)月十五日晚上七時，本校戲劇專修科學生，將假大禮堂演出國劇。

當晚演出劇名為「打焦贊」，將由戲專四年級同學王華花、賴萬居、胡執中、分飾楊排風、焦贊、孟良；戲專三年級同學顧玲、飾楊延昭。另有卅分鐘的舞蹈表演，歡迎同學前往參觀。

破車殘存 新鎖遺缺

同住山仔后的新二小陳，一向以「健在」步。車上除了左利車仍然「健在」以外，其他設備都已先後「投奔自由」。日前，小偷之風正熾，小陳花了一筆可觀的費用買了一只別緻的英製新鎖，不鏽鋼的鎖鍊扣在破舊的車身上十分醒目。前天清早，小陳正欲外出時，赫然發現「慘遭蹂躪」的破車斜躺地上，車上的新鎖却不翼而飛。(震)

補考時地已確定 入場勿忘學生證

【本報訊】本校各系科五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補考，定於本(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分別在大仁館三〇六、三〇九教室舉行。碩士班於十四日，第一堂在仁三〇四室考試。

【本報訊】本校各系科五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補考，定於本(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分別在大仁館三〇六、三〇九教室舉行。碩士班於十四日，第一堂在仁三〇四室考試。

【本報訊】本學期放映電影、舉辦各類比賽、對外聯誼等校外各項活動，將由學生活動中心負責。

學生活動中心擬定五十九年度學生生活中心工作計劃，其要點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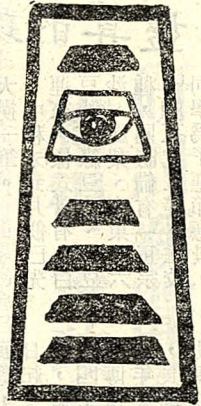
- (一)行李託運服務——已於開學註冊前夕展開工作，於二十九日結束。
- (二)迎新電影欣賞晚會——已於二十八日及三十一日兩天，分二梯次新生訓練時舉辦完畢。
- (三)加強電影欣賞晚會——力求影片素質之提高，並注重聲、光、美的享受，如果不因特殊情況，每週固定於二、五各演出兩場。
- (四)力求音樂欣賞之享受——以往學生生活中心太過喧吵，為使全校師生能得一休息之場所，將增設音樂欣賞之場地，添購唱機、唱生以供全校學生欣賞之用，並歡迎同學提供唱片選購之資料。
- (五)舉辦迎新晚會以及祝壽晚會、元旦晚會計三次晚會。
- (六)提高其稿酬。
- (七)定期召開社團負責人會議以協助社團活動之推展，並設法解決其社團活動之困難。
- (八)加強病患同學之慰問與服務。
- (九)設立意見箱，隨時廣採眾議以求社團活動之改善。
- (十)加強學藝性之活動，如各社團之學術演講將籌設專款補助。

學生生活活動中心總幹事汪明毅同學，希望同學對本年度工作計劃提供更佳意見，有新構想且有意義之活動，均可提交活動中心參考採行。

五九年度學生生活活動中心工作計劃

自我的辯證性

論



哲四 宜秋

在追求自我。而另外一種人：他陷於一種空虛的不安，淡漠的對待他的激情的生活，在長期的陰鬱裏，有時他會醒覺到：「我真的是我自己嗎？我是什麼？……我活不是什麼！」可是這自覺、却挾帶着一種離心的痛苦侵襲他，於是一陣更低的、更晦澀的暗潮馬上掩蓋了那一閃即逝的聲音，雖然內心還激盪着不安，但像擺脫討厭的人一樣，他也搖搖頭，猛吸一口煙，擺脫掉那使他內心暗澹的低語，他使自己相信什麼也沒發生過，他想平撫那一陣內心的悸動。不，他毋寧是願意沒有所謂「內心」，以致任何悸動都不可能發生——這種人是在逃避自我。

這是多麼奇怪的情形！當一種聲音大聲疾呼要我們把握自己，反求諸己，不要失落自我的時候，另外一些人却在爲他的自我而痛苦、不安，他的自我像一條躲在黑暗角落的毒蛇，嚙着他的心，使他無法面對自己，無法面對生活，如果外界的紛擾一旦放過他，讓他獲得短暫的孤獨，他馬上覺得雖然外界的紛擾多麼沒有意義，但自我更可怕，他像一隻毒蛇面前的老鼠一樣，戰慄在他的「自我」面前，於是他又自動的投入外界的紛擾，寧可在其中淹沒自己，也不要面對他的「自我」，法蘭士（Andre Le France）曾說：「我總是實力要忽視自己，而遠不是要認識自己，我認爲一個人認識自己，是憂愁、不安、痛苦的一種來源……無論是當小孩、當成人



我經常的爲下面兩種人所迷惑，第一種人：他遠離一切喧囂，生活在他的幽閣樓裏，甜蜜的擁抱他的孤獨，只有當他恬靜的體會內心聲音的時候，他才感到滿足。那時一切的理想，完美都融入內心裏，擁有內心就等於擁有一個完美的宇宙——這種人

蘭士這樣優秀的人），自我——是多麼富於辯證性啊！」在一個故事裏，農夫爲了要殺死蛇而把針刺在蛋裏，給蛇吞下去；「自我」有時也像含針的蛋，匍匐的吞下去，就會遭到像那條蛇一樣的命運。尼采在「看！這個人」裏寫着：「如果我們假定一個人的畢生事業多少有幾分超越一般標準，那麼就沒有東西比面對一個人自我的和這畢生事業更危險的東西。」尼采此處所說的是一種超越的，屬於超人自我的痛苦，而通常「自我」是以其低卑處困擾我們；我們感到痛苦，寧願成爲什麼都可以，就是不願成爲我自己，而且呻吟迸出，我怎麼會這麼邪惡、自私、猥褻，我們內心悲憤那逝去的孩童的天真純潔，覺得罪惡的恥辱深深的烙在額上，我們有如詩所說的：

痛苦輾轉，口含咒詛，回憶起困因心田的罪惡。」（N. A. Nekrasov）我們嚐受到最大的痛苦——超越世間幸福的自我絕望的痛苦，我們會像詩人一樣的叫出：「生命的負擔，是所有的負擔最重的一種。」可是當我們這樣陷入不安的激情時，

更令人心驚的說出：「生命的幸福只能經由忘却而得到。」大部份的人努力追求自我，但爲數不少的人也以相同的努力去逃避自我（其中還包括許多像法

初睹華岡

英天 一雁

遠遠的看見巍然聳立的建築物，環繞於群山的懷抱中，我低聲地問車掌小姐：「那是什麼大飯店？」但她却說：「那是中國文化學院。」我不由然地訝異起來。踽踽於校園內，徘徊於百花池畔，卓立於微風柔雨中，遠眺屹屹的山巒；有悠悠的浮雲，有蜿蜒的公路，還有……呵，真是說不出的美！

晨霧輕輕地罩着校園的臉龐，像帶怯含羞的新婦，像舞罷曲終的女娘，令人輕憐蜜愛。對面的紗帽山頭也是白茫茫的一片，雲霧低低的壓着，好像非將整個山頭壓平不可似的。那一片翠綠的林木也在低迷的白霧間擺弄着姿態。山谷的這邊，綠草如茵，猶如一塊完美的綠色地毯，上面綉着璀璨上真有無限的溫暖。從清晨到黃昏，我總是蹣跚在華岡上，爲了是認識新的環境，爲了是華岡很可愛；驀地，我覺得我已深深地愛上了華岡。陣陣的晚涼，呵！好濃的秋意。哦，在深秋裏，華岡或許會更美，更迷人。

有另一種靜謐安詳的聲音響了，它指示着我們生活之道——「你隨時可以隱退到你自己心裡，一個人不能找到一個去處比他自己的靈魂更爲清靜。」（Marcus Aurelius）這是何等令人震驚！但自我的痛苦也不全是由於其否定面，有時甚至「自我肯定」也是痛苦的一種來源；我們用盡心力想成爲我自己，可是我們越努力，自我顯得離我們越遙遠，越不屬於我，越像桌椅不屬於我一樣，赫塞。赫曼曾寫出這種痛苦：「我只不過是想要努力生活得與我

行過一段怎樣的崎嶇的路程，經歷過不知多少次的摧殘呵。楓樹頷首，微笑着：噢，我的主人，你可來了。遙對一山的呼喚——幾片徘徊的綠意，在做無力的嘶喊。夏的剛勁，漸溶蝕於蕭瑟的清涼，草木都挾有一個淒涼的夢。蘆葦收斂了軟綿綿的傘子。幽幽的樹林，在織着幻想的帳幕

真正的自我之中來的一些暗示相一致而已，爲什麼竟會如此艱難呢？來，那些伴隨着自我而來的痛苦，是否教訓我們應聰明一點，採取某種的「自我遺忘」生活着？不，不，儘管「自我」如何的富辯證性，儘管自我給我們多麼大的痛苦，更重要的，儘管自我的痛苦多麼沒有意義，但自我肯定終究是對的，它的涵義終究是如羅馬詩人所講的：「每個人創造自己的命運。」（Cornelius Nepos）

寒風、細雨、薄霧、秋蟲……躍動着，奏出秋的悲歌。造物者又爲大地抹上一層淡淡的嫣紅……詩人趕緊擷取這刹那間的永恒，寫下絕倫的詩篇。而你這異鄉人呢？——撕一頁秋夢的夢幻，遙寄故鄉的伊人。

晨鐘暮鼓

一位修道院的院長，向正在修行的神父問道：「你今天作了什麼？」「我每天都在工作，我現正管理兩隻鸞，兩隻鹿，兩隻鷹；並且踩一條蟲，鬪一隻熊，和看護一個病人。」

「你在說些什麼？」院長含笑地問道：「我不相信院裏，有這麼些動物！」然而事實確是如此。」

「兩隻鸞，是我常要警戒的眼睛，使它不會引我犯罪。兩隻鹿，是我需要把持的雙腳，使它不走罪惡的道路。兩隻鷹，是我的雙手，我要它常工作，善盡自己的責任。這條蟲，乃是否頭，我要緊緊地約束住，不讓它胡說八道。這隻熊是我的人，我自克制它的自私。這個病人，就是我的肉體，不讓它陷於罪惡。」

要使人不被征服，這些應是每日必修的課程。運之外的這種命運，又算得上什麼呢？痛苦之所以痛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其無意義，在於其本質的虛無，一旦痛苦被賦予意義，它就不成爲痛苦了，卡謬的西西弗斯所以還能活過去，就是因爲透過自我肯定，而把「生物的」痛苦提升到「形上的」痛苦，而這一躍昇，使他超越了痛苦，帶給他超越的意義，「人是形上的意義動物」，叔本華講的一點也不錯！

小啓。來稿時請不要忘記註明系別年級。謝謝！